

打工男女相亲不足一月“闪婚”

本报讯(记者杨召奎)2月26日,是25岁的刘洋大婚的日子。而这一天,距离他与女孩认识不到一个月。刘洋为何选择“闪婚”呢?据记者了解,这是为了防止女方反悔。

刘洋家住江苏邳州某镇农村,初中毕业后就去常州打工,目前在一家电子厂工作,月薪3000元左右。25岁虽然很年轻,但在村子里已属“大龄”了,与刘洋同龄的小伙基本上都已经成家立业。

记者了解到,在当地农村,20岁才是男女相亲的黄金年龄,一旦在这一年不能定亲,那么只能等下一个春节,在外打工的青年回家后才会有机会再次相亲。但过了20岁之后,年龄大一岁,相亲的难度就会增加一倍。经常帮助年轻人介绍对象的刘阿姨告诉记者,“女方家长最看重男孩的有两样,一

本报讯(记者杨召奎)“整鸡整鱼基本没动就倒掉了,太可惜了!”2月24日,在江苏邳州某镇的一场农村婚宴上,一位大爷这样感叹道。

在当地农村,有这样的传统:结婚是家族的一件大喜事,婚宴必须大操大办。婚宴办的阔气,就会为村里人津津乐道,主人也会觉得有面子。为图热闹,不少村民选择在春节前后办婚宴。

但操办婚宴的周亮告诉记者,“我们不是讲排场,这是老传统,村里人都这样办,我们就是少一盘菜,也有人说三道四啊!”

据记者了解,在当地农村,婚宴需要邀请亲朋好友以及村子里的乡亲,门户大的能办到50桌,门户小的也得20多桌。每桌至少17个菜,花费300元至500元。由于荤菜居多且油腻,不少菜几乎没动筷子就倒掉了。

返城农民工醉酒三个小孩走失

铁路职工接力帮找回

本报讯(通讯员姜泽鹏 黄星鹿)带子女出门的父母都会注意将孩子紧带在身边,但也不乏粗心大意者。2月24日晚,在成都铁路局镇远火车站就有这样一名父亲,他是镇远县人,叫蒋德方,40多岁,准备从镇远坐火车去娄底打工。因为其在老家过年喝醉酒,到车站候车时头脑不清晰,不知调皮的孩子先上了火车,直到醒酒后才发现三个孩子不见了。

得知三个孩子丢失后,镇远火车站客运服务人员金晶、李忠荣等心急如焚,他们一边安慰蒋德方,一边忙着寻找,并通过车站广播循环播放寻人信息,最终都没有结果。

最后,车站通过监控设备对候车室、过道、站台等场所的录像进行搜索,终于发现三个孩子登上了昆明至烟台的K876次旅客列车。此时,K876次旅客列车从镇远火车站已经开出36分钟,前方到站是玉屏火车站,情况十分紧急。镇远火车站客运主任廖正琼立即打电话到玉屏火车站,请对方协助寻找。

玉屏火车站客运主任石玲接到电话后,马上通知了2站客运值班员杨晶等,并安排好了人员上车找农民工的孩子。

20时34分,K876次列车停靠玉屏站2站台,包括车站的站长、书记、客运主任等在内的8名工作人员每人上一节硬座车厢找孩子,短短4分钟内,在5号车厢便找到了返程农民工的三个孩子,同时也没有延误列车发车时间。

当日,农民工蒋德方得知孩子在玉屏车站被拦截下车的消息后非常高兴,感动得热泪盈眶。

随后,车站安排蒋德方立即乘坐4652次列车赶往玉屏与孩子会合。走失了近3个小时后,孩子终于安全回到父亲身边。

铁路部门提示,春运已进入高峰期,客流量大,请各位乘客注意看管好随身物品,照顾好自己的小孩,配合车站工作人员,共同维护铁路运输秩序。

20年来,帮了多少人,捐了多少钱,李明强自己也记不清了,但部分汇款单连在一起,长度竟达12米

一份12米长的汇款单

本报记者 孙覆海
本报通讯员 孙祯 班文凯

家住山东临沂市沂水县西黄庄村的齐新焕、齐新风姐妹,近日见到了默默帮助他们8年的李明强叔叔,满怀喜悦和感激的姐妹开心地李叔叔“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

今年52岁的李明强是一名农电工,2007年,他偶然从电视节目中得知当时上小学四年级的齐新焕母亲去世、父亲患病、妹妹年

幼,自己面临辍学的遭遇后,便开始坚持每月给这个大山深处的贫困家庭寄去100元钱,8年间从没有间断。如今正在读高一的齐新焕告诉记者,如果没有李叔叔的帮助,当年她就辍学了。因此,她立志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等自己有能力了,也要像李叔叔一样去帮助有困难的人,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李明强则向姐妹俩承诺,将一直资助到她们大学毕业,能够自食其力。

李明强帮助贫困家庭的时间又何止8

村中“婚事”

相亲只能等春节,年龄越大越难找对象,“耽误不起”

适婚青年男多女少,男方条件没优势,“怕女方反悔”

以后生孩子怎么办?”刘阿姨说。

刘洋也相过好多女孩,前年曾和邻村的一位女孩定了亲,还给了女方6.6万元的彩礼钱。但到了6月份的时候,女孩就以生了孩子没人带为由,决定解除婚约,并返还了彩礼。

去年,刘洋相了3个女孩,都没有成功。刘洋告诉记者,“有一个女孩我觉得不合适,其他两个都拒绝了我,没说什么原因,但我估计是因为我妈妈不在了。”

眼看着儿子的年龄越来越大,刘洋的父

亲十分着急。他赶紧让亲朋好友都行动起来,为儿子安排相亲,但20多岁的女孩基本上都名花有主。无奈之下,刘父只好花钱去镇里的婚介机构寻求帮助。

今年2月初,婚介机构工作人员告诉刘洋,有一个大他3岁的女孩也在找对象。刘洋告诉记者,“当时我不想去相亲,因为从没想过要找我比大的女孩,我们那边也很少有女孩比男孩大那么多的。”

但刘父觉得比他大3岁,相亲成功的几

浪费现象惊人 卫生条件堪忧 烟酒开销庞大

农村婚宴存三大问题

村民杨新华告诉记者,“在三四年前,没吃的菜还有人打包带回家,但现在村民们都外出打工,生活条件好了,都不愿吃这些剩菜。”

“菜品浪费只是一部分,放烟花才是真正的浪费呢。”杨新华告诉记者,“在婚礼头天晚上,主人一般都要放烟花。就‘闪’那么一会儿,花几千元钱多不值。”

一方面是婚宴浪费严重,另一方面却是

不少村民直呼婚礼太多有点吃不消。村民刘玉华告诉记者,春节期间自己家里共支出近6000元,其中随礼花了4000多元。“随礼年年涨,远房亲戚家的孩子结婚至少都要随礼300元,两年前才只要100元。”

除了浪费之外,农村宴席卫生条件也不容乐观。2月21日,记者在该镇另一场婚宴现场看到,很多盘子在用过之后,仅用水简

单冲洗就再次使用。做菜的厨师都是当地村民,根本没有健康证。此外,还有村民委托镇里的饭店承办婚宴,但是镇里的饭店基本都没有卫生许可证。

当天中午,记者走进临时搭建的宴席棚中,发现烟雾缭绕,几乎每个桌子上都放着几包烟。婚宴操办者刘中民告诉记者,办理婚宴烟酒开销占大头。“一场婚宴差不多要

率应该会大些,于是极力劝说儿子回去相亲。无奈之下,刘洋只好提前回家相亲,在与女孩见了两面之后,互相都有些好感,于是两人决定定亲。这一次,刘洋给了女方8.8万元的彩礼钱。

虽然儿子相亲成功了,但刘父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要是女方反悔怎么办呢?于是,刘父决定尽快给儿子办婚礼。没想到的是,女方家长也想早早把女儿嫁出去。于是,双方父母敲定今年正月初八也就是阳历2月26日给孩子举办婚礼。

22日,记者来到了为刘洋介绍对象的婚介机构。其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在我们这登记的男女比例大概是3比1,男方找对象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个女孩一年至少能约见5个男孩。”

花3万元,光买烟就花了9000多元,酒买了近20箱花了5000多元。”

“村子里的男人除了有肺病的,哪有不抽烟的?现在婚宴用的烟从几年前的5元每包到现在15元每包,确实开销够大的。可有什么办法呢?村子里的有钱人办婚礼讲排场买好烟,其他人也会跟着做,否则在村子里抬不起头。”刘中民说。

针对农村婚宴存在的问题,不少地方已经出台了倡导节俭办红白喜事的村规民约。例如,福建晋江大埔村制定了《婚丧喜事改革村规民约》,婚丧喜庆办几桌酒,花多少钱,都纳入村规。

对此,一位基层村干部表示,“讲排场、比阔气,其实都是面子问题。村规民约就是撕破了面子这层窗户纸,让大家知道节俭才是美德。”



熟悉李明强的人都知道,作为一名农电工,李明强的收入并不高,妻子在家务农,两个孩子也是近两年才参加工作,生活也不富裕。平日里,李明强也是十分节俭,但是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和事,他会忽然“大方”起来。1998年,我国南方发生特大洪水,李明强捐出了1000元救灾款;也是这一年,他拿出600元钱为永安乡敬老院里的20多名五保孤寡老人每人买了一台手灯。2001年,济南某医院前一位中年男子为给孩子治病而向路人乞讨,李明强倾尽所能,自己却陷入无钱返程的境地。2003年,临沂革命老区一位公安民警的儿子身患白血病,李明强又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500元予以捐助。2012年,同事的孩子身患重病,他又拿出500元予以捐助……

20年来,帮了多少人,捐了多少钱,李明强自己也记不清了。最近,他所在单位的同事惊奇地发现,20年来,李明强保存的部分捐款汇款单,以20厘米的宽度有序排列,长度竟达12米。李明强却说,自己只是尽了一点微薄之力,希望可以给困难家庭带去一点温暖和帮助。

放下锄头干什么 住进楼房盼什么

——宁夏永宁县农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喜与忧

新华社银川2月25日电(记者任玮)今年春节,宁夏永宁县望洪镇新华村的季成终于住进他位于新华苑小区的拆迁安置房,一家4口在110平方米的楼房里过了一个喜庆热闹的新年。“家里通了自来水特别方便,暖气烧得旺,房间的墙壁也不会被炉子熏黄变黑,美得很。”在新华苑小区,物业公司“祝新春快乐”的红色横幅在小区入口醒目处悬挂,保安也正忙着疏导进出的车辆。这里看起来跟城市里的住宅小区没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是入住居民都是来自附近村庄的农民。

“农村的房子拆了,政府按照1:1还给我们分了楼房,我这套大房子1分钱都没花,老房子多出来的面积折算成货币补偿,连装修的钱都够了。”在永宁县胜利乡胜利小镇住宅区,同样搬进新房的张有寿告诉记者,小区门口陆续开起了菜店、粮店、超市、大药房,还有24小时自助服务电话。

记者在新华苑和胜利小镇采访时,不少从外地赶回家过年的居民都说这里看着和城市里没啥两样。这得益于永宁县近两年实施的特色小城镇和中心村建设;县城周边的村落不断向县城集中,乡镇周边的村落向乡镇中心区集中,其他村落逐渐向附近的小城镇和中心村集中,一个个人口较为集聚、基础配套设施、服务功能完善的新型农村城镇中心正在形成。

据永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王兴宁介绍,自2013年至今,永宁县共投资约101亿元,实施涉及4.12万户城乡群众,总面积约453万平方米的城镇棚户区改造及中心村建设。

在此之前,永宁县对全县4镇1乡的2.7万户住户进行摸底调查,调查显示有超过18%的群众愿意在小城镇居住,78.9%的群众愿意在中心村入住,绝大多数群众渴望政府能够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

记者在新建成的小城镇、中心村采访时发现,按照居住规模配建的村委会、居委会、卫生室、垃圾及污水处理及商业配套设施等一应俱全。

环境好,卫生好,生活方便,看起来万事不愁,可住进楼房的新鲜劲儿一过,季成的烦心事又涌上心头,他告诉记者,不同于其他把土地流转出去的乡亲,他家的18亩地因为盐碱化,始终没能租出去,他每天还要到离家几公里的农田里干活。“住上楼房了,种地的家伙事儿没地方放,农机也只能停在楼房下面,看着不伦不类的。”

放下锄头干点啥?靠啥吃饭?农机停哪儿?粮食存哪儿?畜禽咋养?这些问题是离开土地“进城上楼”的农民最难题。城乡一体化不是简单的让农民住进楼房,新型城镇化建设要切实解决农民的生产生活难题。

记者从永宁县农牧局了解到,为了解决群众的烦心事,永宁县在每个中心村配套建设养殖园区,散养的畜禽全部入园养殖,由专业公司集中管理,并按照户均2分地的标准,集中配套种植园区,用于种植蔬菜或发展休闲观光农家乐。同时,在每个中心村成立专业的农机具作业公司,对拥有大中型农机的,采取入股经营、农机承租等形式,由农机作业公司集中统一管理和调度使用。

“目前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家庭小型农机具无处停放的问题,可以通过在小区周围选址修建工程车、农机具停车场,或在土地流转大户的场地交费停放的方式加以解决”。永宁县农牧局局长刘玉生说。

刘玉生告诉记者,永宁县还积极开展“粮食银行”试点,在每个小城镇、中心村规划配套一个以大型粮食加工企业为主体的粮食存储、加工、集散中心,以解决农村群众存粮、卖粮等问题。

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农民靠啥吃饭,如何生存?为了让农民“放下锄头有活儿干”,永宁县引导各类企业为失地农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并进一步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加大创业资金扶持力度,积极培育创业孵化基地,提高失地农民自主创业、自谋职业能力。另外,通过普遍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提高现有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待遇、扩大失地农民参保范围等措施确保群众生产生活得到充分保障。